

揭露和批判章罗联盟 的軍師—費孝通

(第一輯第一分冊)

中共中央民族学院委员会整风办公室編印

1957年11月

序 言

作为资产阶级右派章罗联盟的骨干费孝通，在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言行方面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资产阶级右派在向党猖狂进攻时提出了形形色色的反动纲领和口号。例如：在政治上反对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反对国家的基本政策特别是体现人民民主专政的政策（如五大运动等）；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反对党对国家工作的领导；主张取消党在各个单位特别是文教科学技术单位的领导。他们到处喧嚷外行不能领导内行；马克思主义是教条主义；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科学文化，即有也不如资本主义国家，因而要求资产阶级社会学、经济学、法律学等等的复辟。这一切反动论点，虽然出自多人，但费孝通则是兼而有之，并且有些是由他本人唱出来，提炼成为反动口号，有些是他综合右派分子们的意见，加以渲染引申，成为一种反动谰言，并进而形成为他们的宣传纲要和行动纲领的。费孝通实在是集了右派反党思想言论之大成，而且在策略上，他替章罗联盟尽了最多的谋划，在向党进攻的行动上，他又是一个赤膊上阵的急先锋。

费孝通的罪恶言行一般地代表了反动资产阶级右派全部的思想特点和行动特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一般都叫嚷说，社会主义不民主，他们要求民主，费孝通早就这样主张，并且写过一篇“人民代表大会会后记”，尽情诋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歌颂“巴力门”，也就是主张一种瓦解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的“民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一般都反对党的领导，费孝通就参加并主持章罗联盟“学校党委制”非法小组，说学

校党委制“沒有法律根据”，主張取消，并認為他們所拟定的把学校党組織化整为零，变为烏有的反動办法，應該进一步向国家机關推广。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一般都是在知識分子中进行煽動宣傳，大叫知識分子不自由，有委曲，鼓動他們起来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抗拒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費孝通就接連写了“早春天气”和“早春前后”兩篇臭名远揚的文章，攻擊党把文教事业办得一团糟，压抑了知識分子的积极性，妨碍了个人的自由。并且提出兩個“盖子”的謬論。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一般都异口同声說，党不能領導科学，費孝通就参与章罗联盟“反動科学綱領”的起草，大叫“保護科学家”，挑撥党和科学家（特别是青年科学家）的关系。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要求資產階級社会学的復辟，費孝通就写了一篇“关于社会学，說几句话”，同时組織舊社会学人員，非法召開會議，并公開向党提出社会科学应当按行改造，使舊人員能歸队，作全面安排，以此蓄聚反動力量，图謀資本主义的復辟。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一般都采取迷惑和拉攏中間分子，打擊进步分子的办法来扩大反動影响，費孝通在这方面作得最出色，他不仅一貫在落后群众中点火，而且还以所謂串連方法为基础，替章罗联盟制定了一条“團結落后、拉攏中間、打擊进步”的反動組織路綫。他的活動范围很广泛，破坏面极大；他一貫以兩面派的手法，騙取党和政府的信任，然后利用个人身分職权，利用合法組織形式，进行种种非法活動。他几乎是担任什么工作就破坏什么工作。我們的民族教育工作和民族調查研究工作是直接受到了他的破坏影响的。

由于費孝通是我院副院长之一，批判費孝通的反動言行就成为我院党和全体師生的严重任务之一。为了通过費孝通这个有代表性的右派人物来分析研究資產階級右派反動言行的規律

和特点，从而更有效地贯彻大鸣大放大争，我们对费孝通开过了一系列的会议，用摆事实、讲道理、明辩是非、划清界限的办法对费孝通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和批判。同时，为了进一步肃清右派反动思想言论的影响，并为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准备事实教材，我们特将批判过程中累积起来的有关费孝通的材料，从群众的揭发，我院教职员批判费孝通的文章和发言，费孝通的反动著作和他的自己的检查交代，以至院外有关批判费孝通的论文索引，较全面地辑印出来，分集出版。

本编大体分三集出版，各集内容及其编辑体例，均见于各该集的前言。由于每集的编印主要服从于当时的斗争任务和参考上的迫切需要，在出版的顺序上是从第三集开始最后是第一集，同时由于材料取得的时间亦有先后，所以只能作大致的分类，体例不够严谨。有些应该整理加工的材料也因为仓促付印，没有来得及仔细加工，还有选材、印刷、校对方面也难免有许多缺点，希望参考本书的同志随时指出，以便订正。

中央民族学院整风办公室

1957.11.

前 言

这一分册选编了我院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费孝通的若干文章和发言。这些文章和发言，是我院反右派斗争的一部分，也是主要的战斗成果，辑印这些文章和发言，作为参考资料，有利于我们认识费孝通的反动面貌，更有利于我们今后更深入一步地进行明辨是非，划清界线，彻底肃清右派言论影响的思想教育。

这一分册选编的若干文章和发言，当然，远不是所要涉及的主要问题的全部文章和发言。由于时间短促，难免还有遗漏的地方。

此外，为便于读者更加深入和更广泛地了解这一分册所涉及的问题，将报刊上的若干具有指导性或参考性的文章，按发表时间的先后，略加分类，编成索引，作为本分册的附录。

編 者

1957.11.

目 录

序 言	(1)
前 言	(4)
* * *	
費孝通的政学面貌	賀致平 (1)
費孝通的“天气”“盖子”及其它	賀致平 (7)
用实例剖析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言論的伪装 夏康农 (27)
揭費孝通“两个盖子”的謎底 余胜椿 (35)
費孝通的“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气”和“早春前 后”說了些什么 楊 策等 (40)
“天气”和“草木” 荆会本 (46)
費孝通主張“一間房、二本書”的阴謀 王建华 (48)
* * *	
費孝通所謂“社会学”研究的真正面目 苏克勤 (51)
費孝通的资产階級社会学是一些什么貨色 林耀华等 (57)
揭開費孝通關於“中国农民生活”的“盖子” 楊成志 (66)
略論右派口中的‘科学’、‘知識’、‘內行’ 与‘外行’ 刘荣峻 (72)
党是完全能够領導科学事业的! 黃万綸 (78)
關於費孝通的“种族主义”的批判 胡先晉 (81)
駁費孝通“英美的政治民主，苏联的經濟民	

主”的謬論	王建华 (85)
* * *	
還要賣弄聰明撒謊行騙矇混過關	夏康农 (89)
陰險丑惡的費孝通	林耀华 (92)
請看費孝通的兩副面孔	余胜椿 (98)
要警惕費孝通的麻醉性手法	夏康农 (105)
費孝通并未真正向人民伏罪	楊 策 (108)
費孝通必須繳械	熊寿祺 (112)
要深入地認識費孝通	夏康农 (118)
* * *	
附录：批判右派分子費孝通的有關資料索引	(126)

費孝通的政學面貌

——在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召開的批判資產階級社會學復辟的座談會上的發言

賀致平

為反動的科學綱領所提出的恢復資產階級社會學的叫囂是章、羅聯盟的政治陰謀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費孝通是這一方面的主要的策劃者和組織者。批判資產階級社會學的復辟陰謀，首先要批評費孝通在這方面的罪惡活動。當然費孝通的活動還不限于恢復社會學問題。他是章、羅聯盟中的核心人物，是章、羅聯盟全部陰謀的策劃人之一。因此在政治上學術上對費孝通進行徹底的批判，是完全必要的。

為了便于大學認識費孝通的真正面貌，請允許我先介紹几句費孝通自己說過的他的生平抱負的話：

“為了自己可以犧牲黨，為了黨可以犧牲國，為了國可以犧牲天下。”（*乡土中国* 28頁）

“當教授一做官就是部長了，當小職員一步一步往上爬太慢了。”

“我不犯錯誤則已，一犯就犯大錯誤。”

在批判和揭發費孝通的过程中，許多材料証明了這幾句話所表現的思想，象一根紅綫一樣貫穿着費孝通的一切活動。費孝通是掛學者的幌子從事政治活動的野心家、極端的個人主義者。學術和政治是費孝通個人擴張向上爬的兩個拐杖。先掛上學者的招牌，作為政治上向上爬的資本，然後再利用政治地位

扩大学术的影响。“政”“学”相济，達到向上爬的目的是費孝通的如意算盘。有人說費孝通很象“政学系”中人物，事实也正是这样。

現在，我想就中央民族学院在政治和学术兩方面批判費孝通的情况，作个简单的介紹：

(一) 政治方面

首先費孝通是个卑鄙的政治野心家，他的阴謀活動是多方面的：

一、参加章、罗联盟，密謀篡改民盟的政治路綫。利用党的“百家爭鳴”、“相互監督”的方針，企图将民盟变为資產階級的政党，来反对党在国家事务中的領導地位，与党分庭抗礼，平分秋色，进而達到資產階級的復辟目的。为此，他竭力誣蔑“共产党黑暗的很”，誣蔑我們的人民代表大會不“民主”，竭力宣揚英美資產階級的民主与自由；揚言要“改造”人民代表大會；他認為“三害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企图从根本上推翻人民政权。他的“視察西南盟务報告”“人民代表大會会后記”等文章就是这个阴謀的鐵証。他还积极支持儲安平“党天下”的謬論，認為党不一定每个机關都派一个黨員。党不通过黨員依靠党外人士亦能执行党的政策，并誣蔑党通过組織实行領導是領導的低級形式。認為儲安平的意見只是方式不好等等。

二、恢復資產階級社会学，是他的政治阴謀的一个重要的組成部分。据他自己交待，这是一个蓄意已久的阴謀，从院系調整以来，他一直沒有放棄这种企图。關於这一点我想留到后面再談。

三、为了挑撥党和知識分子的關係，他采取了“團結落

后、爭取中間、打擊进步”的組織路綫，并跑到西南、江浙各地亲自点火，企图把一切对党不滿的落后分子、反動分子團結在他們的周圍，作为向党进攻的政治資本和力量。他的“視察西南盟务報告”、“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气”、“早春前后”以及給民盟中央的有關報告就是最露骨的表现。他說：“党不了解知識分子”，“領導上（即党）对知識分子的能力估計錯了”，他“是知識分子，最了解知識分子”等等，以打擊党的威信，树立其个人的威信。

四、向高等学校党的組織进攻，企图首先篡夺我党对文教科学事业的領導权。反動的科学綱領和所謂“我們關於高等学校領導体制的意見”，就是章、罗联盟整个陰謀活動的一部分。費孝通是这方面的主要策划者。从1949年，反对文法学院課程改革，反对取消社会学，反对院系調整起，到今年图謀恢復資產階級社会学，提出反動的科学綱領，是他的一貫的反動思想发展的必然結果；他还极力想在这方面成为主要組織者和倡导者，取得对文教事业的領導权。为了實現这个陰謀，他經常散布黨員“不学无术”、“不懂业务”、“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等等謬論。并且捏造事实，夸大缺点，給他的論点制造根据。

五、歪曲合作化后的农村面貌，离間党和农民的关系。他的“重訪紅村”就是在这方面放出的一支毒箭。

六、通过右派分子攫取新聞和出版机关作为向党进攻的据点，并扩大他本人的影响。光明日報、文汇报、新观察、外文出版社等都曾被利用来作为反党的工具。

根据各方面揭发的材料来看，費孝通是有縫必鑽，无孔不入地向各个方面进行反動活動的政治野心家。他不仅在高級知識分子中活動，而且在中小学界、文艺界、曲艺界、医藥卫生界，亦积极活動。甚至对民革、九三等党派亦进行煽動。对地

主級階分子，資產階級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的“利益”遭到“損失”，也“抱不平”，“管閑事”。這次視察回來曾說：“我抓了一手的贓案”。想用這些材料作為向黨進攻的彈藥。

為了達到上述政治目的，費孝通一貫採取兩面派的手法，首先是利用合法形式進行非法活動。他在檢討時所謂自己牢牢把住兩個關口（即對黨事先反映，事後報告）就是一種虛偽的手法的具体運用。實際上他的活動的真實目的和內容對黨是從來不反映，也不報告的。其次，在擁護黨的幌子下進行反黨活動。他在去年冬曾寫信給民院副院長、黨委書記蘇克勤同志說：“我已經躺在黨的懷抱里了……。”實際上他正在干着反黨的勾當。到了6月6日六教授的會議上就剝去畫皮露出猙獰面孔叫嚷“他不參加共產黨，不吃共產黨的飯，而且要競選”等等。

在檢討過程中，費孝通採首了極端狡猾的手法。在7月7日的批判會上，他還假裝糊塗，不知自己是否右派，經過大家的揭發，無可爭辯的事實證明費孝通不但是個反動的政治搨客，而且是個學術騙子（解放後的學術論文都是搶奪別人的東西，他自己說過“我做學問是連偷帶搶”）。還有人揭發了他想把“重訪江村”交英國老脫來奇書店出版的陰謀。在7月13日人代大會上他不得不低頭作了“向人民伏罪”的表示。但他的交待還極不徹底。

（二）學術方面

在學術方面費孝通是道地的“不學無術”，這一點最好請他的老師、反共產主義的老將潘光旦先生出來作証。潘光旦在教訓他的學生費孝通時說過：

“我曾經不止一次的勸他擺脫些不必要的文字應酬，好好

坐下来讀几年書，他的回答是再过十几年大約到我这样的年紀，他才准备这样做……。”还有“你只是不敢碰历史，因为那是要讀很多書的，你知道你自己坐不下，沒有好好的讀書，你看見別人写出內容比較充实的长篇历史論文，你起初承認这样的稿子你写不出，以后又補充說，你只要讀上一兩年書也就可以了……但問題是你不屑于讀書，讀書的收获对你來說是太少也太慢。……你这几年来根本沒有讀書，舊的不看，新的也沒有学习，为了写稿子才临时翻翻理論書、文件。”

知徒莫若師，虽然我們对潘光旦先生对費孝通所謂批判还很不滿意，但他对費孝通不讀書的訓斥还是可以相信的。一位素不讀書的人而掛上“學者”的幌子，学术从哪里來呢？这样的人也还要厚着面皮罵別人“不学无术”岂不有些滑稽？在这个意义上費孝通的学术是值得提到这个會議上來批評的。他本人之所以要搞“社会学”我看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原是想藉学术的幌子來增加政治資本。至于所謂“社会学會”这无疑地是个政治队伍。有了这种实力一則就可以增强他在政治上的資本，二則可以散布資產階級思想以代替馬列主义，为資產階級的復辟開闢道路。他既然打起了“社会学专家”的幌子，那么我們也有必要來看一看資產階級社会学究竟是一种什么貨色。

19世紀初期，資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已暴露出深刻的矛盾。當時流行着兩種解决矛盾的学說：一种是具有小資產階級色彩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說，这个理論虽是用主观主义的空想提出不切实际的主張，但是却深刻地批判了資本主义社会的矛盾，預言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到來，給人類解放提出偉大的理想；另一种是資產階級学者为了維護資產階級統治和資本剝削而捏造的社会学的学說，即社会学理論。从孔德的社会物理学、斯

賓塞的社会有机論以及社会達尔文主义等等，都是抹杀資本主义社会的級阶矛盾，为資本主义制度作辯護和为帝国主义侵略張目的反動理論，这种理論的反科学的性質是很明显的。資本主义发展至帝国主义阶段資產階級社会学便发展为帝国主义侵略制造理論根据的胡說。其中最露骨反動的一派——以馬凌諾斯基为首的功能学派，功能学派看到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不得人心。所以提出功能观点給帝国主义献策，要他們善于利用落后国家的社会組織，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这种反動的社会学理論，曾經通过吳文藻、費孝通等右派分子的介紹，在舊中国起过相当的作用。他們企图用改良主义的主張对抗中国人民的革命，妄想使注定要灭亡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中国的官僚資本主义封建主义三位一体的反動統治势力苟延殘喘。恢復他們这种社会学就意味着資本主义制度的復辟，重新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奴隶地位。为了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偉大理想，我們中国人民已經付出重大的代价，我們决不把已經得到的胜利断送在这一伙右派野心家的手里。資產階級的社会学是絕對不容恢復的。費孝通这批險恶的右派分子，虽然口头承認資產階級社会学的反動性，但他們心里不服气的，他們強調資產階級社会学調查研究的方法是有用的。妄想以偷梁換柱的方法，頑強地把資產階級社会学的實質恢復起来，費孝通本人不主張討論社会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相互關係，只要求从实际的社会調查入手。他的目的在于用方法来代替理論；他認為只要积累了資料，就算有了本錢，有了本錢之后，不愁這門“科学”无出路。我們認為沒有正確的立場和观点就不会有科学的方法。費孝通的調查就是最好的証明。他在20年前写的“中国农民生活”一書是从地主高利貸者的口中了解农民的生活，否認农村有地主級阶的存在，把地主高利貸者描写成农民的救星，他

“宣布把地主高利貸者斥責为坏人是不对的”。他还狂妄地用一个村的材料概括整个中国农民生活。这种彻头彻尾主观片面的方法貫穿了費孝通的所有著作。費孝通妄想用这种方法来歪曲我国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他还狂妄地把知識分子改造、党与非党關係、人事制度、互相学习等列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不难看出他是想在这方面找寻資料，干預党和政府的决策，扩大矛盾，挑撥党群關係。为資產階級復辟開闢道路。我們已經揭发的費孝通的一系列的罪恶活動，就足以說明这一点。另一个不可忽視的事实是章、罗联盟的核心骨干分子，以及他們在各地的大小头目，多半是清华、燕京社会学系培养出来的人材，这一事实也雄辯地証明了美帝国主义花錢培养出的这群奴才，是完全沒有辜負他們的主子的期望的。上述事实証明了費孝通不論政治上或学术上都浸透着濃厚的买办資產階級的思想。是极端反動的政治掮客和学术騙子。

（“見中央民族学院院刊”，41期）

費孝通的“天气”“盖子”及其他

賀致平

一 天氣問題，還是立場問題

費孝通先生在他那篇作为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信号彈的文章——“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气”里，对新中国知識分子的政治气候問題是很下过一番工夫的。据說“我在这个溫度問題上是用过心思的。比如我起初想用李清照的‘乍暖还寒’一語，后来一想，这句詞基本上是寒，暖是虛的，因此，我不直

引，改了一字，写成‘乍暖乍寒’，一字之改，提高暖的地位”，云云。虽然如此，他这“早春”一文还是“收、放”了好几次。因为这篇文章“提出的問題分量不輕，沒有勇气拿出去。”（見“早春前后”着重点是我加的）。費孝通的这种扭捏作态“閃爍其詞”的笔法，无非是要給人一种印象，好象在我們的国家里，言論的“自由”竟已小到連費孝通这样的“大人物”都不敢逕直地把自己的意見表達出来的地步。

是什么样的压力使得費孝通先生感到如此窒息呢？要回答这个問題，我們还是从“天气”談起。

誰都知道，解放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千千万万的知識分子，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經過了思想改造，和全国工农劳动群众一起参加了我国偉大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他們不但消除了国民党反動統治时期失业和飢餓的威胁，而且在工厂、矿山、企业和高等学校中發揮了自己的专长。他們所感到的是煦日和风的艳阳天气。而費孝通却想吹股冷气做做反面文章，把識知分子的艳阳“天气”描繪成“悽悽慘慘”的景象。直白地說出，很容易露出馬脚。所以“反面文章”要来个“正面做法”。这自然要下一番偷天換日的工夫，把“春寒”改作“早春”，有了正面的意思，使人看出从严冬到早春的“轉机”。好象暖是实的，寒是虛的，表示了作者的“善意”。其实在“轉机”的周圍，寒是实的，而暖却是虛的。非慣于顛倒黑白的大手笔如費孝通者，是不敢也不能作出这等事业来的。然而他的馬脚还是掩盖不住的。

在“‘早春’天气”一文中，讀者着不到十行，就感到一种阴森者悽慘的景象：

“陈先生是我的一位老師。提起他，很多朋友是熟悉的；他是个几十年如一日的学者，社会学的老前

輩，桃李滿門牆的灰發教授、解放以來一直還是手不釋卷，但是報紙雜誌上却很少見他的名字，書店里也已經找不到他所寫的書。……”

“在一個民盟召集的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座談會上，李先生曾說起過他自從院系調整後，三年多來已準備過三門不同的而都沒有上堂機會的新功課。儘管他用了極為幽默的口吻，很輕鬆地道來，在座的朋友却半晌接不上話頭。”

在費孝通的筆下，這群老知識分子真是相視哽咽，大有斯文掃地之慨。

在這裡，費孝通捧出來作為一般知識分子的代表的是什麼人呢？第一，是“幾十年如一日的學者”，“社會學”的老前輩；第二，還是一位“社會學”的同行老前輩；如果還要他推薦第三位的話，那利權也決不會外溢，大概還是“社會學”同行的那一輩。其它各行各業的廣大知識分子，在費孝通的筆下被輕輕地抹殺了。費孝通硬要抬出這些社會學者來作一般知識分子的代表，不為別的，正因為他們是沒有認真進行思想改造的資產階級的社會學者。他們是一貫反對階級鬥爭，否定馬列主義，而為資本剝削和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服務的。解放後，在大學里停止這些課程的講授是完全應該的。即使如此，黨對這些人也還是給以出路，在生活上工作上予以適當安排。他們應該了解並感謝無產階級政黨對他們的這種寬大或“恩賜”，加緊思想改造，放棄資產階級社會學的观点，學些有用的知識，以適合為勞動人民服務的需要。這樣做，在開始自然會感到不舒服甚至苦悶，是可以理解的。但共產黨和人民還是耐心地等待他們。不幸，八個年頭過去了，他們依然停留在原來的立場。在百花齊放的春天竟然感到寒意。這決不是因為天氣不好或他

們上了年紀抵抗力衰弱，而是由于資產階級的立場和社会主义制度发生了抵觸。把这些先生們的感覺拿來和广大的經過思想改造正为工农服务的知識分子相对照，在一寒一暖之間，立場的不同是很明显的。費孝通先生的花言巧語，是决然掩盖不了階級立場的本質的。費孝通撇開熱愛新中国因而感到溫暖的广大知識分子不談，单单抬出兩位对新中国感到寒意的“老知識分子”作为广大知識分子的代表，司馬昭之用心，难道还不明显嗎？

二 “蓋子”底下的秘密

在“‘早春’前后”一文中，費孝通提到所謂“蓋子”的問題。他說：“‘百家爭鳴’揭開了一個蓋子。這個蓋子一揭開，知識分子的積極性是冒起來了，表示在对科学研究的的要求上，还有一个蓋子要等‘互相監督’來揭。這個蓋子一揭開，開出來的是知識分子对政治的積極性，他們會改變過去对国家大事不大關心的那种消積情緒。”

費孝通在作檢討時，还洋洋得意地提到，這兩個“蓋子”是他自己的“創造”。我們應該承認，費孝通的這一“創造”是和他的一切別的所謂“創造”不同。的確是屬於他自己的（我的意思是說我們还没有發現他是从那里偷來的）。可惜对“蓋子”这个江湖黑話代表什麼意思，他本人沒有明說。不过我們从字里行間很可以看出這兩個“蓋子”，一个是馬列主义的思想改造，它压住了費孝通之流的“社会学”的“学术”自由；另一个是人民民主專政，它压住了費孝通之流的“巴力門”政客的政治自由。對這兩個“蓋子”，費孝通先生其实早就感覺到了的。費孝通之具有發現這兩個“蓋子”的天才并不是偶然的。俗語說：“狗怕作揖，狼怕脫衣”。大凡動物对他